

宋元义乌佛寺变迁及其梵刹诗文研究——以双林寺为中心

陈若毅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金华, 322000;

摘要: 寺社是宋元时期义乌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度参与基层社会物质生活, 促成了义乌民间崇佛氛围。宋元时期存留下来较为丰富的义乌梵刹诗文, 对当代义乌文化建设和文旅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宋元义乌佛教繁荣、寺社社会活动、义乌文人梵刹诗文、双林寺相关诗文四部分开展论述。

关键词: 梵刹诗文; 双林寺; 满心寺; 宗泽; 黄潘; 喻良能

DOI: 10. 64216/3080-1494. 26. 01. 086

古代基层社会的历史变迁, 由于文献资料等因素限制而少有研究。近年来, 随着社会史研究视角的扩展, 民间历史文献的发现, 基层社会历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关注。佛教是宋元时期浙江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广泛参与社会福利救助、基层社会礼仪构建等活动, 其寺院、殿堂、楼阁、屋宇也成为地方的重要景观。研究宋元义乌佛寺变迁及其梵刹诗文, 有助于理解宋元时期义乌基层社会变迁。本文将通过宋元义乌的佛教繁荣、寺院的社会活动、义乌文人梵刹诗文、双林寺诗文四方面展开论述。

1 宋元义乌的佛教繁荣

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 以其对个体而言祈福修养和对朝廷而言祈求国泰民安目标相一致而获得社会和朝廷的认可。自东晋发展至赵宋, 佛教已成为义乌社会普遍的宗教信仰。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 自两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 经历东吴、东晋与南朝, 佛教在南方迅速发展。吴越国钱氏政权奉佛尤笃, 推动了江浙寺院经济的繁荣与民间的奉佛风气。“六朝隋唐时代的佛学是为了镇护国家这个最高目的……经五代到宋朝以后, 佛教把对象扩大到普通百姓, 逐渐变化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存在的佛教。……印刷大藏经, 当初确实是太宗支持的国家事业, 但是到了南宋, 却是苏州和福州等地方的寺院推进的。”^{[1]180-181}可以说, 家庭是宋代婺州文人接受佛教思想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寺院兴建或修缮往往能得到民间的资助。潘良贵于《宝林禅寺记》中称宝林禅寺(今双林寺)为修缮而贴出告示, “客闻标语, 欢喜诵读, 于是退而各尽其力, 大出金钱, 和而计

之, 余五十万。”^{[2]1133册 385}可见当时义乌奉佛风气。

其二, 北宋时期确立了试经获取出家资格, 央地政府聘任寺院主持, 适时轮换的选僧方法^{[3]2}。州级以下及十方寺院主持, 由州级官员任僧正司考察任命^{[4]25}。这使得僧侣, 尤其是寺院主持的选拔与文人科举颇为相似。宋代士人援禅入儒, 以儒证禅, 与僧侣交游, 使佛理融入儒士生活。司马光有“近来朝野客, 无座不谈禅”的诗句, 且在该诗末句又有“只恐前身是, 东都白乐天”^{[5]第9册 6213}的表达, 足见佛教“轮回观念”对司马光的影响。儒士也以精通佛理为“博达”。南宋绍兴人李光因婺州壁虚子能“出入儒释道三教”而谓其“博达之士”^{[6]第34册}。这种风尚普遍存在于婺州文人的日常生活, 理禅互融成为宋代的文化特质。

据《崇祯义乌县志》^{[7]卷十八}和《康熙义乌县志》^{[8]卷十七}可知义乌在宋元时期新建和存续的佛寺极多, 其中建于南朝时期的寺院有宝林禅寺、香山教寺、法惠禅寺、永福教寺、白鹤禅寺、香积教寺。建于唐代的寺院有华阳教寺、大安教寺、满心教寺、圣寿禅寺、景云禅寺、智度教寺、永明教寺、兴善教寺、普济禅寺、僊山教寺、净明教寺、披云教寺、净居教寺、鹫峰教寺、瑞峰寺、福田教寺、崇德教寺、灵峯院。建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寺院有上清寺、延寿教寺、法会教寺、庆寿教寺、惠峯禅寺、光明教寺、崇福禅寺、净明教寺、护法教寺、兴化教寺、贞如教寺。建于宋代的寺院有禅明寺、定力教寺(崇祯志为定方教寺)、永平教寺、延福教寺、典教院、崇庆教寺、禅明教寺、妙相教寺、资圣教寺。建于清代的寺院有兴隆庵、狮林庵、西庵、镇廻庵、涌岩庵。崇祯义乌县志还记有普明庵、天龙庵、江东接待院、灵峰

院。首建时间未知的寺院有来山寺、普渡禅林、东江庵、华光庵、新塘庵、修智庵、止止庵、云黄庵、福田庵、顺宁庵、下强庵、孝友庵、会善庵、春晖庵、龙山墓庵、苦竹庵、永福庵、堰西庵、长冈庵、西麓庵、慈航庵、化城庵、白塔祠佛堂、福惠堂、观音堂、迎祥接待寺。以上寺院在清代民国时期或兴或废，至当代存留仍旧运作的寺院已然不多，但在宋元时期大部分都存在。

在义乌众多佛寺中，具有代表性的佛寺有宝林禅寺、大安教寺、香山教寺、圣寿禅院等，其中又以双林寺最为知名。双林寺以傅大士双桡树结庵为开始，其草创时间众说纷纭，潘良贵《宝林禅寺记》称双林寺建于大同六年；《善惠大士录》则记中大通三年，大士与弟子于云黄山所居前十许里建精舍；此外，还有普通七年、大通二年、大同五年的提法^{[9][112]}。可以确定的是，双林寺与香山寺等寺院一道，是义乌最早建成的一批寺院。

唐敬宗宝历二年，元稹从双林寺取走“梁陈以来诏书洎碑录十三轴”，其中包含了萧梁、南陈皇帝以及侯安都等名氏。吴越国时期，钱弘佐于开运元年派人至双林寺，迎取傅翕灵骨、舍利等物至钱塘龙华寺^{[9][113]}。宋英宗治平年间，义乌双林寺得赐今额^{[8]卷十七}。宣和三年，方腊军进入婺州后焚毁寺社，十年后复建。南宋绍兴二年，双林寺主持行标慧炬募资恢复双林寺旧貌，婺州潘良贵为此事作《宝林禅寺记》。嘉定年间，僧人介石智朋住持双林寺。南宋宁宗朝，史弥远奏请排定天下寺院五山十刹，双林寺为其一。明极楚俊住持双林寺后，于元文宗天历三年应日本佛界邀请东渡，创立大阪广严寺，从而扩大了双林寺在海外的影响。元至正十八年，朱元璋与张士诚在婺州激战，双林寺建筑因而损毁。元末明初，双林寺逐渐衰落，至清乾隆四十五年，双林寺遇火灾，灾后仅修复后殿，存五房僧舍。

2 义乌佛寺的社会活动

寺院在地生存，依赖于朝廷、官府捐赠和民间乐助等形式的物质支持。宋元时期，寺院产业既维持僧众日常生活，又用于地方公益事业。黄敏枝认为宋代佛教公益事业可分为五类，其一是桥梁的兴建与维修；其二是水利事业的修建与维护；其三是道路的修建与其他项目；其四是救济事业——养老、济贫、赈济、慈幼、医疗；其五是慈善事业——漏泽园、义冢、浴室^{[10]413-434}。北宋

初年官方救济机构福田院，其命名明显受佛教福田思想影响。宋徽宗于崇宁间将福田院改名为居养院，其它如利济院、养济院等机构，也往往由僧人负责具体事务^{[11]7418}。南宋宁宗以后，地方多设有慈幼庄、慈幼局、婴儿局等，专门收养弃儿或贫儿抚育之。这些机构往往也会用到寺院的僧人，不过一般只负责财务管理^{[12]141}。

当前，我们虽然无法找到义乌佛寺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直接文献，但是仍能见到义乌寺院的经济活动。元代义乌士人黄潜《上清资圣院復田记》中记述了义乌县城西上清资圣院復田的事迹。上清资圣院由僧人澄皎募资建于五代吴越国时期，初名上清寺，宋天圣三年赐额“资圣院”^{[8]卷十七}。元代上清资圣院本有免科徭田地80余亩。大德二年寺院购金华田一百四十余亩，“将储其岁入，备土本之费，以增新乎旧观。”^{[13]590}僧人冲意于延祐元年圆寂。泰定三年，继任者将冲意和尚所购田产“为直以钱计者八千缗”私卖给县中富人。僧人嗣宗向官府起诉，最终于元统元年返还购田款而恢复田产。收回田产后，上清资圣院于至正二年重构大殿。僧人嗣宗在至正元年去世，僧人德润对众人说：“后之人贤否未可知，契卷传藏之不慎，或得持以售于人，宜废勿用，而列其田步亩，围号，乡落之详，总为之籍，刻石庑下，庶可图永久。”^{[13]591}于是，资圣院僧众选择用立碑代替卷契，以防寺田被不肖者售卖。同样，黄潜在《净胜院庄田记》^{[13]593}中讨论了净胜院对田产的经营。他在开篇即讲到，佛寺的“世业”与世俗家族并无不同，都需要面对“成之难，保有之不易”的困境。但世俗家族的继承依赖血缘关系，而佛寺“率以义合”，通过选择有德之人继承法脉，故而能“传至于千数百岁而不坠”。而佛寺持久以来于“存乎其人”。而佛寺的兴废是“世间法”的体现，虽历经“千万亿劫”而无增减，但“成坏不即世间，亦不离世间”。

景德禅院在清代称作景元禅院，在义乌县北二十五里稠岩下，为唐代稠锡禅师棲真之所。宋景德四年知州张庶凝请勅景德院，民间呼其为岩下寺。义乌士人宗泽在《义乌景德禅院新建藏殿记》^{[15]卷三 45-46}中记录景德禅院的社会活动。文章第一部分论述佛理，“夫百亿妙门，三藏为总，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思议也。”但佛学的真谛不易得，于是如来“繇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

来示悟众生。但个体因机感不同而所悟相异,“故五时五味,半满权实,圆机定数之义,播列诸部,星躔霞布,没世不能诵其文,终身不能发其蕴。”弥勒大士为便利信众理悟佛法,“聚诸经以归三藏,使流通教典,……发探蒙愚,展迪聋瞽,复性命之真,救迷妄之失。”宗泽于第二部分讲述景德寺院经藏的建立过程。唐时山主琳师始建经藏,仅写经律一百函。北宋治平二年,契湜募捐扩充至五百函。元丰年间,叶居士建转轮,住持契海又募建十八楹房屋,使经藏规模宏大。“隆厦广阔,饰以珠贝,华轮盛丽,穷极雕绘,……四方之人,皆得转轮。”以上纪文都呈现了义乌佛寺的经济活动。

3 义乌文人梵刹诗文

寺院作为浙江重要的人文景观,受到宋元文人青睐。总体而言,义乌文人的梵刹诗文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记录寺院历史变迁的诗文。这是宋元时期文人为寺社作文的主要内容,也因其被刻于石碑或收录于文集而留存下来。宗泽曾为义乌古刹满心教寺作文。据《康熙义乌县志》,满心寺,旧名宣化寺,在清代已废弃,其位于县北一百八十步,由泉禅师建于唐贞观年间。咸通九年更名“圣化”,宋开宝间赐额“满心”。宣和中寺僧募铸鸣钟,请宗泽作《义乌满心寺钟记》。其寺虽然荒废,但宣和年间宗泽所说大钟在清代仍保存于县学明伦堂西序,这口大钟正是宗泽所记的大钟。

宗泽在《义乌满心寺钟记》^{[15]卷三 42-43}中讲述了四部分内容。一是佛寺铸钟撞钟的原因;二是满心寺重铸大钟的原因;三是满心寺新铸大钟的形制;四是宗泽为新铸大钟所作颂文。宗泽认为,如来悲悯众生,想让生民在十二时辰中“不为欲所沉迷,不为邪所障蔽,断除恶念,滋种善根”,于是铸造大钟,“以时撞击,俾有识无识虚怀听受,随所闻声,夤缘入道。”不同时辰的撞钟对生民的警醒作用不同:“日之将旦,……警之,广令众生起戒慎心。暨至食时,……警之,广令众生起斋洁心。日之方中,……警之,广令众生起方便心。昧谷敛昏,……警之,广令众生起畏惧心。至夜未央,……警之,广令众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警之,广令众生起依归心。”四时钟声使民众有戒慎心、斋洁心、方便心、畏惧心、修省心和依归心。

宗泽进而在文章第二部分讲述满心寺新铸大钟的

原因是旧钟“形度小琐,发响焦急,无从容韵。”寺僧有宗募资,弋阳主簿叶天将倡议并率先捐资。“大体钧模,采皐氏法,规天地以为炉,翕阴阳以鼓气,回禄腾焰,飞廉助威,……一泻而就。”大钟铸成后,宗泽描述大钟的形制,“顶蟠苍虬,螭蛇钩擗,徽以金索,悬置挈之”,并认为新铸大钟的声音“隐隐真真,满虚空界,应四生六道,濡滞幽冥,听此法声,悉皆解脱。”文章最后,宗泽作偈颂,认为“人得是身,不自爱重,贪残暴忍,长恶弗悛,劫劫轮回,历尽苦报。”如来用大钟代言,使众生醒悟,“随声忏悔,滋益善心。”

元代义乌士人黄潜有诸多梵刹诗文。黄潜为寺院所写纪文中,有九篇为婺州寺院所作,分别为《潜岳法喜院记》、《化城院记》、《圣寿院记》、《上清资圣院复田记》、《净胜院庄田记》、《福春院记》、《经藏广福院记》、《婺州路密印院记》、《真如院钟楼记》,其中圣寿院、上清资圣院、真如院为驻地义乌的寺院。

黄潜在《圣寿院记》^{[13]第2册 588}中述及圣寿院位于义乌县西四十里,原名“龙寿”,宋治平年间更名“圣寿”,大观年间改为“十方禅院”。元代圣寿院建筑损毁破败,因地处偏僻,僧徒无力振兴。泰定二年,千岩禅师自钱塘来义乌,“缁素之侣,向风坱集座下者,恒数千百人,至无以容其居,而给其食。”^{[13]第2册 588}他与圣寿寺僧人法聪、德超等人向地方善士募捐。县人楼如浚、楼一得、翁弘道等人捐资建设,并赠田用于供养。经过千岩禅师数十年的经营,“其法之所以创塔院者、造漏楼者三二宜有者靡不毕备。規制之广,则视旧有加。”更可贵的是,千岩禅师重建而不为己有,且自千岩禅师至继公七代住持皆能不恋权位。佛门认为“聚沙积土,无非佛事”,强调积小善为大功德,无论布施佛法和捐赠物资都是佛事。黄潜盛赞千岩禅师以“单提直指”接引众生,而信徒能“一念净信,舍诸所有而不自以为德”,能乐施于佛寺而不自矜。

《真如院钟楼记》^{[13]第2册 603}记述了义乌真如院重建钟楼的事迹。文章先描述了真如院的位置和原有钟楼的状况。真如院“在义乌县治西南百二十步,故为双林庵舍。宋治平乙巳初赐额,而侔于列刹,恒产素薄,……嘉定丙子,僧若愚始范铜为巨钟,作楼以居之”。元代真如院钟楼被风雨损毁,仅有铜铸大钟仍存。僧人慧慈

募资重修但未如愿，县丞李若愚于休沐时得知嘉定时募资铸钟的僧人与自己同名，决意修复钟楼，官民僧众纷纷支持。“楼之建以至正元年三月乙巳，而落成于二年三月甲戌。”黄潜进而以钱弘俶因自己的姓氏与高僧韶德俗姓相同，认为天台宗遗迹如故居，而听从韶德的建议前往高丽求经，使天台宗复传于中国的旧事作类比，认为李若愚因自己名字与僧人若愚法名相同而乐助佛事，这虽是偶然，但“有能察其心之所同，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第二类是宋元义乌文人为高僧语录、文论和佛经作序言和题跋。北宋末，宗泽曾为苏溪崇德院请海长老住持而写下《请海长老住苏溪崇德疏》^[15]卷六，文章先是简单提及佛理，“伏以万法本空，一性圆寂。撚花惊岭，曾亏一笑之瑕；面壁少林，犹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真俗之二谛，泯色空之两途……”宗泽用佛祖拈花一笑与达摩面壁修行提及“万法本空，一性圆寂”的佛理。他进而称赞海长老佛法高深，“洞明宗旨，深达祖风，始出世于治平，实印可于法涌。退藏密旨，栖心弥勒之道场，重振宗乘，示迹法轮之古刹。人天共集，凡圣瞻依，会须振领提纲，十方坐断。”请疏最后表达自己对长老住持崇德殿的期待，“若也超佛越祖，一线不容。除是惯战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宝座，愿振潮音，俯徇众情，无烦退托。”宋人喻良能作《题询师休牧轩颂》：“青居曾露一丝头，漫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来无一物，未知能使阿谁休？……有为全体是无为。空余短笠与轻蓑，道着休时事早多，更向中间问消息，夜深无奈月明何！”喻示凡人从驯服妄念入手可求得佛理，且引用六祖慧能“本来无一物”的偈语，点明万法皆空，本无实相的禅宗根本。

浦江人宋濂与义乌有众多交集，他曾从学于义乌人包廷藻，也师从于黄潜。宋濂在《千岩禅师语录序》^[16]卷七 865-866 开篇便述及千岩禅师将圣寿寺（龙寿）“化荒墟为楼观，易空寥为金碧，钟鼓之声上轍霄汉”的事迹。宋濂进而阐述为禅师语录作序的原因，千岩禅师在世时，宋濂曾从弟子嗣昭处读到语录，其宣法如云雷迭兴、九龙喷雨，如“大医王制药，随证而愈疾，如摩酰三眼，光明洞照。”禅师圆寂后，战乱频仍，禅师语录也在战火中遗散。宋濂本以为语录不得复见，不料“一庵邻上

人自幼侍禅师，与闻其道，乃以旧本重刻，不远一千余里来征予序。”文章最后称赞禅师“以无能为能，不用为用，……禅师之道不落有无、中边、虚实者，固不可以语言文字求也。”

住持圣寿院的千岩禅师曾手植般若松，洪武年间“住山龙门海公、同大师之上首良杞，请吴兴林君子山绘画成图，求濂命名。”宋濂据画作《般若松赞并序》^[16]1360，千岩大师于泰定之冬憩止于义乌伏龙山龙寿寺，寺基废弃，于是禅师手植般若松并发愿说：“此地般若当兴，吾松其茂乎！”自此以后，禅师再兴圣寿寺，而他所种般若松也“寝长，析为二干，诘曲纠蟠，如虬龙夭矫，势欲飞动。”至正丁酉春，般若松南枝忽悴，而丁酉夏，千岩禅师圆寂。宋濂感叹说：“呜呼，松虽植物，其有知兴衰死生之意者哉？”宋濂睹物感怀，叹息树与人的生息相关。

慈受禅师为北宋末南宋初高僧，其法名怀深，受徽宗赐号“慈受”，也是中兴云门宗的重要人物，宋濂得其墨宝，作《题慈受禅师遗墨后》^[16]卷七 866-867。“右慧林慈受禅师怀深遗墨三纸，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乐小法，其三言书不必圣人，合道者从。凿凿皆真实语，有益后学。”宋濂进而讲到禅师的师从渊源为云门宗第八世，蒋山第九祖。最后，宋濂提及手迹并未慈受禅师刻意所作，因此“笔意圆熟，动中规矩，世之临池苦心者，或未能遽及，诚可宝也。”

第三类是描绘佛刹景观的诗文。宋代义乌士人喻良能也作《题确山梵安寺》：“确山风物似齐山，谁着精蓝乱石间。僧梵四时看紫翠，轩窗终日对孱颜。暂容借榻松风惬，更欲题诗藓壁慙。老我还思十年事，飞来峰上晓跻攀。”确山的寺庙矗立乱石间，梵音与四季山色相伴，窗前终日对着险峻山峰。自己借床榻于松风中休憩，想题诗却因苔藓遮掩而难成，显露雅趣与自然交融的微妙感受。年老时回想起十年前在飞来峰上攀登的往事，将眼前景与往昔事交织，流露出时光流逝的感慨和对往日游历的怀念。

4 双林寺诗文

宋元时期存录于文集、诗集、方志中关于双林寺的文章有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程俱《双林大士碑》、潘良贵《宝林禅寺记》、胡助《重修双林禅寺碑

铭》、明人贡脩龄《双林寺重铸大钟记》、清人陈式《双林寺记》。与双林寺相关的诗作有中唐郎士元《双林寺谒傅大士》、喻良能《题云黄山宝林寺》、释清远《忆双林》、李纲《双林善慧大士录赞》、周弼《双林寺》、吴莱《双林寺观傅大士顶相舍利及耕具故物》、陶安《送清凉寺长老凯翁住持义乌双林寺》、唐之淳《送敷竺昙住义乌双林寺二十韵》、陈子龙《乌伤双林寺》。另有杨傑所作无题文章和童楷所作无题诗，均收录在《康熙义乌县志》中。

宋人程俱作《双林大士碑》^{[17]卷十八 337}，以傅翕于云黄山入道和与梁武帝论佛事迹为开篇。梁中大通六年正月，傅翕自号“双林树下将来解脱善慧大士”，让徒弟前往建康拜谒梁武帝，称梁武帝为“救世菩萨”，“以虚怀不着为上，护养众生为终。且言大士誓弘正教，普度群物，闻皇帝志善，欲来论议。”梁武帝萧衍回应说：“善慧欲度脱众生，解一切缠缚。大士行无方所，若欲来，随大士意耳。”于是，傅翕于当年十二月至钟山，第二年三月八日至皇宫。梁武帝为考验傅大士的神异，预先关闭所有宫门。“大士及门不得入，以大槌一叩，诸门尽开，径入善言殿。”梁武帝萧衍为傅大士设食，食毕，“直出钟山，坐定林松树下。”大同元年，萧衍往重云殿讲《三慧般若经》公卿均起身迎接而傅大士坐如故。第二天，萧衍在寿光殿与傅大士论佛至五更才离开。大同五年，傅大士再入建康，与萧衍讨论‘息而不灭’义。侯景之乱后，萧梁日衰，“大士日与其徒拾橡栗，揉菜作糜，以活闾里。”光大二年冬，曾引导傅大士入道的胡僧嵩头陀圆寂，傅大士对众人说“嵩公已还兜率天，与我同度众生去已尽矣，我不得久住于此。”傅大士于太建元年四月乙卯示寂，年七十三，葬于潜印渚松山之隅。程俱在写完傅大士的事迹后，回溯傅翕受胡僧点化而入道的过程，“大士年二十四，方溯渔稽停塘下，有胡僧至，语大士曰：‘昔与汝于毗婆尸佛前发大誓度众生，今兜率宫居宇故在，何当还耶？’大士不领其言，僧令大士鉴水中，则圆光宝盖环覆其身，大士即悟宿因，语胡僧曰：‘吾方以度众生为急，何暇思兜率之乐乎？’弃渔具，从僧至松山下双树间，曰：‘此修行地也。’后即其所建双林寺云。”并在最后才点出点化傅大士的胡僧正是死于龙丘岩的嵩头陀。末尾五段

偈颂阐述佛理、赞佛功德。

元人胡助为双林寺重建作《重修双林禅寺碑铭》^{[18]卷十九 179-180}，同样从双林寺草创开始讲，“双林寺者，善慧傅大士开山道场，……始结茅云黄山，燕坐双栲树下，……当梁武帝盛时，教法显扬，开龙华大会，建立宝刹，是名双林。”至胡助的年代，“故殿堂门庑诸屋宇以次摧毁，倾倒化为榛莽，见者寒心。其所存者，山门、藏殿……而已。”禅师住持后重新修缮寺社。胡助称傅大士为弥勒下世，又盛赞他融合儒释的功绩，“观其着《心王铭》，即尧、舜、禹相授受之道也，会三教之统宗，本一心之道妙，殊途同归，昭揭日月，不可诬也。”

抗金名臣李纲与婺州士人多有交集，他作《双林善慧大士录赞并序》^{[20]卷一百四十 1331}：“弥勒栖神兜率天，下生此土犹久远。化身无数在世间，善慧大士乃其一。于中深秘菩萨行，而外示现凡夫相。佃猎渔捕悉与同，娶妻生子亦复尔。忽然照水知宿因，本来神智皆具足。双林净土坐道场，说法度脱无量众。为欲化导群生故，六度四心为依止。”李纲认为弥勒菩萨下生世间成佛仍需时日，但他在世间有无数化身，傅大士是其中之一。他内心深藏着菩萨的修行与智慧，但外表却示现为凡人，以农渔为生，也娶妻生子，过着世俗生活。傅大士某日知晓自己前世因缘，在双林寺坐道说法，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和四心（慈、悲、喜、舍）为准则教化众生。

中唐郎士元作五言律诗《双林寺谒傅大士》：“草径经前代，津梁及后人。此方今示灭，何国更分身。月色空知夜，松阴不记春。犹怜下生日，应在一微尘。”郎士元作此诗时正值中晚唐纷乱，他到访双林寺，不免联想到侯景乱后南梁的困境，因此记述双林寺静谧尤多。明末陈子龙作《乌伤双林寺》：“祇林萧瑟静山晖，古殿阴阴灯火稀。花露迥同清楚落，松风欲送午钟微。云浮阿育常如盖，树自梁朝尚挂衣。为问残碑思孝穆，更寻芳草一峰归。”全诗凸显静谧寂寥，祇林、古殿、花落、松风四景，后四句表达归隐之意。南宋周弼作《双林寺》也是以描写双林静滴静谧、安宁的情景为核心。

北宋僧人释清远的《忆双林》则显僧人超脱俗世，不以感怀时事，而以傅大士入道为诗作内容，“一入双

林后，天宫事可猜。卖鱼人不厌，何处见如来。”元末明初诗人陶安作《送清凉寺长老凯翁住持义乌双林寺》：

“山前双树翠成阴，仿佛祇园地布金。大士除疑融圣教，老禅说法震雷音。定中隐隐闻清磬，别后迢迢郁此心。回望石城烟寺远，一江风雨有龙吟。”双林寺如祇园精舍般庄严，傅大士融合儒佛为众生解除疑惑，讲经说法如雷鸣般震撼人心。自己在禅定中听到磬声。回头远望义乌城郭，江上风雨交加，仿佛庄严佛音。

明人唐之淳曾为送敷竺昙主持义乌双林寺而作《送敷竺昙住义乌双林寺二十韵》，先追溯云黄山景和双林渊源。云黄山白云自山间涌出，归去时与暮色相融，傅大士在此依山结庵，时有天乐奏响，草木散发妙香。“维昔传大士，依山开道场。六时动天乐，草木生妙香。……堂中席久虚，猿鹤愁怨望。”但如今法座空置，山中猿鹤也为此忧愁。唐之淳所赠诗的对象敷竺昙佛法高深，受任命住持双林寺。“我留看归去，迟回以彷徨。师行过越乡，烦师一徜徉。”唐之淳目送高僧远去，想到他将经过故乡越地，恳请他稍作停留。“乡中多亲友，念我几回肠。为我少安慰，令我羁思忘。”请高僧代为探望亲友转达思念。“马群有骐驎，羽族有凤凰。览德匪称力，如火不用光。”唐之淳以千里马和凤凰比喻高僧的不凡，并在本诗最后将他比作傅大士，请他继续精进修行。

参考文献

- [1] 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2] 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M]. 台北：中国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 1986
- [3] 朱刚、陈珏：《宋代禅僧诗辑考》[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 [4] 闫孟祥：《宋代佛教史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5]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 [6] 宋集珍本丛刊[M]. 北京：线装书局. 2004

- [7] 周士英熊人霖：《崇祯义乌县志》[M]. 北京：中华书局. 2022

- [8] 王廷曾：《康熙义乌县志》[M]. 杭州：萧山古籍印务有限公司. 2005

- [9] 张子开：《义乌双林寺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10] 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M]. 台北：中国台湾地区学生书局. 1989.

- [11] 徐松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12] 任娟玲：《宋代寺院与社会研究——以寺记为中心的考察》[D]. 河北大学. 2024

- [13] 黄滔著王颀点校：《黄滔集》[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 [14] 王禕：《王禕集》[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 [15] 宗泽：《宗忠简公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16] 宋濂：《宋濂全集》[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 [17] 程俱：《北山小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18] 胡助：《纯白斋类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19] 喻良能：《香山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19

- [20] 李纲：《李纲全集》[M]. 长沙：岳麓书院. 2004

基金项目：义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 年度常规课题“宋元义乌佛寺变迁及其梵刹诗文研究——以双林寺为中心的考察”一般项目成果（YWSK25179）。